

张笑天◎著

中日大谍战



YZLI0890079242

中日间谍巅峰对决
夜幕下的风声谍影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中日大谍战

张笑天◎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YZLI089007924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大谍战 / 张笑天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02
ISBN 978-7-5378-3325-7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04743号

书 名	中日大谍战
著 者	张笑天
责任编辑	贾晋仁
封面设计	弘文馆·李道娥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	720×990 1/16
字 数	600千字
印 张	44.5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2月河北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325-7
定 价	48.00元



>>> 1 >>>

这是伪满洲国间岛省境内的东满铁路，正值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死气沉沉的图门江国境线一带铁道沿线突然变得不寻常起来。厚雪覆盖着崇山峻岭，两条亮晶晶的铁轨从峡谷里伸展出来，大雪纷乱的铁道两侧，每隔几米就背向铁道站着一个日本兵或国兵（伪满兵），显示着即将有大人物通过此地。

隆隆的机车辗压钢轨声隐隐传来，越来越响，有如沉雷从山谷深处滚荡而出。护路兵立刻端平了三八枪，架起了歪把子机枪。然而从山里冲出来的仅仅是一辆有装甲的巡道车，车上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如临大敌。车后并没有专列跟进。

末梢神经的紧张来自伪满洲国心脏。白浮白最先感受到了异常的律动。白家住在一栋日式洋楼里，占两层，有三间屋，后院还有菜园子，看得出是混伪差使的，生活条件很优裕。

主人白浮白是个接近五十岁的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但却有一副和善的笑面，眼睛弯弯的，不笑也像带三分笑。他皮肤很白，很有学者气，鼻梁上架着玳瑁黑边大框眼镜。他是一所国高的校长，又兼着不拿薪水的满洲国协和会副会长，是个头面人物。

此时白浮白正站在穿衣镜前穿衣服，一身簇新的协和服，领口缀着亮晃晃的协和会章，肩上斜披饰带，他又戴上了战斗帽，老伴龚新茹在一旁为他拿着呢子大衣。

龚新茹说：“又有什么大举动？全套行头都架上了。”

白浮白边扣着领钩边说：“不要问那么多，在人家屋檐下混饭吃，人家叫去就得去，当和尚总得撞钟啊！”龚新茹很不理解向来平和、不张扬的丈夫，这是何苦呢？接着说道：“当好你的国高校长得了，非挂那个协和会长！协和会长是什么角色？连小孩子都知道，那是‘帮狗吃食’的，难怪人家背地里骂你汉奸，害得我和孩子都抬不起头来。”

白浮白只是一笑，也不解释。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不做亏心事，心里坦然，他早就
不想干了，可是这差事让给坏人，中国人更要多吃苦。还不如他来当。

这时，一个明眸皓齿的漂亮姑娘走了进来，接过话茬说：“爸爸这块遮羞布多亮啊！
看样子这汉奸的帽子还不愿摘呢！”

龚新茹制止女儿白月朗说着：“怎么说话呢！”她可以埋怨丈夫，却不愿让子女看不
起爸爸。她照例替白浮白辩护，“你爸是什么品行，你还知道吗？有别人褒贬的，还有
你褒贬的？”白浮白却并不介意，呵呵地笑了起来。

白月朗提醒她爸说：“还没发现啊？自从考上了建国大学，哥哥连星期天都不回来，
为什么？还不明白吗？以父亲当协和会长为耻！”

白浮白嘻嘻哈哈地说：“怕沾了腥味，对吧？我是淤泥，你们是荷花，没有我，你们
也不能出淤泥而不染啊。”

“我真不明白，您非干那个协和会长干吗！又不拿薪水，顶多在上层出出头、露露
面，这哪是光彩的事呀。”白月朗接着说，“那个当国务总理的同乡张景惠把您拉上了贼
船。张景惠甘心当日本人的走狗，拉您当垫背的，太不值得了。”

白浮白笑笑说：“怎么叫值得？非得当上总理府的各部大臣才算值？你别说，也许我
还真有这种运气。相比之下，日本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更信任我，张景惠那张满嘴喷
粪的嘴让日本人厌烦。”

白月朗哭笑不得，转身走了。楼外响起汽车声，一个戴白手套的人敲门进来报告说：
“白会长，总理大臣派我来接您了。”白浮白说了句多谢，从老伴手里接过质地高档的草
黄色呢子军大衣披上，跟那人走了出去。

关严门，龚新茹埋怨女儿：“说话没轻重的，不懂事，你爸爸应酬日本人那是不得
已。在外头受人白眼，在家里又要听你们用小话敲打，他还有活路吗？”

白月朗笑嘻嘻地一指书橱里摆着的几个银盾说：“妈，你才说错了呢，我爸才不犯愁
呢，活得有滋有味的！你看这些银盾，像供祖宗一样供着，这不都是日本主子奖赏给他
的吗？”

龚新茹点着女儿的鼻子说：“你这张嘴，越来越刻薄了！”

白月朗也穿上了棉袍，又从床底下拉出一只箱子，拿出一卷子纸，用牛皮纸卷好要出
去，龚新茹不无担忧地问她：“回学校吗？今天是星期天呀！”

白月朗说：“有解剖课，而且今天是我主刀。”白月朗说起解剖，好像说打棒球一样
轻松，龚新茹好不奇怪。白月朗小时候见了毛毛虫都怕！龚新茹摇头笑着，望着贴了满墙
的电影明星画报，她一直后悔鼓动女儿学医，当初是怕她上满映去演电影，才逼她考医

大，白月朗从小就喜欢唱啊跳的，她的天赋在那里。刚考上新京医科大学时，白月朗天天抱怨父母把她推进了“火坑”，一上解剖课白月朗就想逃学，一见尸体推进来就吓得发抖。解剖老师是个日本人，他专门拣软柿子捏，他训斥白月朗，将来医大毕业（毕业），给活人动刀也是家常便饭，解剖死人有什么可怕！有一次，老师逼着她一个人把一具尸体从停尸房推到解剖间，她几乎吓晕了，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可她撑过来了！

>>> 2 >>>

新京（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是一栋纯日式建筑，黑瓦盖顶，那瓦竟是铜铸的，式样酷似东京的日本皇宫。远看更像东京的靖国神社，阴森森的。在新京，一切都在“大和化”，就连伪满洲国的八大部建筑群，也都像用了日本各省图纸，一个模子下来的。民间风传，不久长春将正式取代东京，成为日本国都。在关东军司令部西三楼一间陈设奢华的会议厅里，四壁的橡木护壁板与栗色橡木地板交相辉映，闪烁着古铜色的光晕，显得格外沉重。

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大将一派标准武士道军人派头，脸上棱角分明，光头和脸颊都刮得青虚虚的，粗眉下有一双机警的小眼睛，鼻子扁平，嘴唇向下弯曲，鼻唇沟处留着一小撮标准的日本胡须，威严而显得冷峻。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脚蹬黑色大马靴，走起路来刺马针踩得橡木地板“咔咔”响。他四周聚拢着一群将佐，也有一批伪满洲国高官，如国务总理张景惠、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协和会副会长白浮白等人。

梅津美治郎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地说：“满洲国并不太平你们比我更清楚。这次天皇御弟来满洲视察，是代天皇巡查，安全要绝对保证。”

警务司长小岛四郎双脚一碰说道：“请司令官放心，专列沿途，宪兵、国防军、讨伐队、国兵里外三层防卫，属下保证绝不会有半点疏漏。”

梅津美治郎无声地冷笑说：“我听到的保证太多了，山里的抗日联军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已经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我看重实效。防卫是部队的事，但是地下党屡屡窃得绝密情报，让皇军蒙受巨大损失。你要对本司令承诺，这次必须做到消息绝无半点泄露！”

小岛四郎说：“是，总司令长官！”会议到此结束，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随即宣布散会。伪满高官们一头雾水，这似乎与他们无关呐！

梅津美治郎走了，与会人们正要离去，秦彦三郎的补充回答了人们的疑问，他说：“对不起各位，从现在起直到天皇御弟安全抵达新京，大家都不能离开关东军司令部半步，

管饭，理由是等待准确时间，一起去火车站恭迎天皇御弟，省得到时候文齐武不齐。”

这显然不是真正的理由，怕走露风声是真。日本人反应平淡，伪满洲国官员面面相觑，很多人显得不痛快，他们如此尽忠，却依然不被信任，这是任何忠于主子的奴才都会伤心的。

在日本主子面前，唯国务总理张景惠敢表示歧义，这不是因为他胆大敢抗上，一半因得宠而“上脸”，一半由于他愚蠢，看不出眉眼高低。张景惠已是年届七十的人，有一张油光光的脸，不长胡子，说话是太监控。

他哼了一声，大大咧咧地说：“连我们都信不着了吗？皇上在勤民楼等我呢，我不去可是君前失礼罪呀。”说罢，他大摇大摆往外走。

一副知识分子外表、谦卑、恭顺而又精明的白浮白走过来，白浮白扶了扶眼镜，小声劝阻张景惠道：“总理大人这就太迂了，皇上还不得听关东军的吗？再说了，这是严防泄密，对你我有益无害呀。”

张景惠反倒看不起白浮白的“奴颜婢膝”，顶了他一句：“我没你这么会来事。”

走到门外的梅津美治郎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反身走回来，对张景惠格外开恩地说：“既是皇上叫你，张总理尽管去。如果我连今天到会的各位都信不过，那三千万满洲臣民还有可信任的吗？”

张景惠受宠若惊，鞠了一躬就想下楼去。但他发现了白浮白在对他使眼色，那眼色是严肃的、非同小可的。张景惠不禁打了个冷战，这样“一走了之”虽说痛快，未必没有后患。经验证明，白浮白还是很老到的，听他的没错。于是他改了口说：“皇上的事再大也大不过皇军的事，我不去了。”

白浮白使眼色，没逃过梅津美治郎的眼睛，他赞赏地冲白浮白一笑说：“中午陪白会长喝一杯。”

白浮白恭谨地笑着：“司令官海量，不敢奉陪。”

梅津美治郎显得和蔼可亲说：“你也是酒仙，棋逢对手嘛。”他竟与白浮白一起离开。

邢士廉既羡慕又嫉妒地对同僚撇嘴说：“白浮白真得宠啊。”

梅津美治郎对张景惠还是高看一眼的，允许他走出关东军司令部去晋见溥仪，不过要回到这里过夜。

来到三楼走廊，路过卫生间，与会者多有进出卫生间的。白浮白对梅津美治郎一笑，一指卫生间，那意思是：对不起，我要进去方便一下。

梅津美治郎说了句：“请便，我在办公室等你，白先生还欠我一幅字呢。”

梅津美治郎确实讨过白浮白的墨宝，不过白浮白一直推托，这次又表示：“我的字没

有功底，涂鸦而已，怕有辱司令官眼目。”

梅津美治郎笑道：“白先生自谦了，前任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字已是名满天下了，连他都夸白先生的字堪称满洲第一圣手，”梅津美治郎开了句玩笑说，“白先生不给我写，是想要润笔费吧？给，怎么样？你开个价。”

白浮白一边进厕所，一边说：“梅津司令官这么说，叫我无地自容啊。”梅津美治郎刚进了办公室客厅，白浮白随后进来。

在他离开卫生间后，一群日伪官吏陆续走出去，小便池对面的镜子里出现一个人影，是穿清洁工衣服的人，手里拿着抹布、拖布。他面目模糊，他走到整容镜前，拿出一个喷雾筒，冲镜子哧地喷出一股烟雾，镜面顿时变得模糊，照不出影像了，但却奇异地显现出一行字：明日下午五时半，专列从图门发车，晚十时经停哈尔巴岭。清洁工手里的抹布上去，左右一扫，雾气和字迹全部消失。

白浮白步入梅津美治郎办公室时，副官长已经摆好了文房四宝。梅津美治郎笑容可掬地站在一旁，说请白先生赐墨宝。

白浮白躲不过去了，像煞有介事地又到卫生间去洗手，并且往手上喷香水。

梅津美治郎问他：“每次写字都往手上喷香水吗？”

白浮白说：“那倒不是。分给谁写，写什么。给皇上留字、给司令官留字，这是再神圣不过的了，理应沐浴焚香，这已经是从简了，岂可马虎？”

梅津美治郎露出极其满意的笑容说：“浮白君是我认识的满洲人里最忠诚、最有学养的人。”

白浮白问他：“想题什么字？”

梅津美治郎说：“白先生俯仰皆文章，随便。”

白浮白略一思忖，便濡墨挥毫，写下“一衣带水、日满一家”八个字。梅津美治郎轻轻击掌叫好，他叫来侍从官，让他马上送去装裱，他要把这八个字挂在办公室里，他还指了指对面墙壁。侍从官叫人抬走了墨迹未干的横幅。

梅津美治郎指的那面墙正对着他的坐椅，坐椅后面墙上是一面日本膏药旗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旁间两侧墙上悬挂着乃木大将、东乡平八郎等人画像，显然都是梅津美治郎所崇拜的军魂。

东满哈尔巴岭红松林里，呼啸的北风搅得松林里混混沌沌，十步以外不见人。风雪迷漫中的哈尔巴岭三等小车站也布满了军队。

山上，一队抗日联军战士聚集在林子里待命，他们的衣着混杂，有穿灰军装、牛皮乌拉鞋的，也有穿青布棉袍、毡靴子的，还有些人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不能升火取暖，只能原地跺脚、搓手，一架电台隐蔽在用柞枝、树叶临时搭成的地窝铺里，报务员守在指示灯闪烁的电台前，指挥员的人也紧张地注目着响着电流声的机器。指挥员每隔几分钟就过来问：“还没有来电吗？”报务员摇摇头。

这是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他们在等待来自敌人巢穴的准确情报。指挥员只好叫他通知一方面军，等电报到后再动手。报务员回答后，马上发报。牵动抗日联军神经的中枢系统，此时正处于平静的焦灼之中。

长春南湖畔，有一片日满官员住宅区，这里紧邻南湖，是官员和有身份人物的官邸，清一色两层或三层小洋楼，顶层刷白色，下层米黄涂料。伪满当红作家梁父吟就住在第二栋二层，阳台上悬挂着一面“红黄蓝白黑满地黄”的满洲国国旗。

梁父吟家里外两间房，外间是书房兼客厅，里间是卧房。到处堆着书，写字台上稿纸、烟灰缸、文具和留声机等凌乱地堆在一起。

梁父吟三十五六岁，不修边幅，头发蓬乱，剑眉下有一双生动的眼睛，透着幽默和机警，脸色黑红，方面阔口，说话腔音很重，是带有磁性的男低音。他正伏案写作，有点心不在焉，写写停停。

他仰起头来看着天棚。天棚有一个一尺半见方的气窗，此时气窗板轻轻滑动，露出一条缝隙，有一双眼睛在棚顶暗处闪动。梁父吟用安慰的口气轻声问：“他们又催了吧？”

天棚上一个女人答：“是。”

梁父吟没事人似的点燃了一支地球牌香烟说：“急也没用，叫他们耐心等待。”

他推开稿纸，给桌角的留声机上满弦，选了一张唱片放上，软绵绵的声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是电影明星李香兰灌的唱片《满洲姑娘》。李香兰是日本明星，取了个中国名，她是“满映”红得发紫的影星、歌星。忽然有人敲门，在门外说：“梁先生订的牛奶来了。”天棚板立刻合严了。

梁父吟拉开门，见一个围着长围巾的青年人手里举着一瓶奶，梁父吟有些奇怪，今天的奶，早晨不是放在奶箱里了吗？他已经喝到肚子里了呀。

那送奶人用手在奶瓶瓶塞上拍了拍问：“梁先生昨天不是丢了一瓶奶吗？”

梁父吟眼一亮，马上说：“哦，是丢过一瓶，不过不是昨天，而是前天。”

送奶人说：“都一样，老板让给先生补上，不能亏了老主顾啊！”

梁父吟接过奶瓶说：“多谢你们老板，我正等着这瓶奶呢。”

送奶人便要下楼去，长围巾一甩开，梁父吟发现他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留中分头，大眼睛、厚嘴唇，眉宇间透露着精明，说道：“你虽没穿‘操衣’（校服）。我也猜你是国高（国民高等学校）学生。”

送奶人笑说：“先生猜这个干吗？我就是个送奶的。”说罢匆匆下楼。

梁父吟后悔自己多嘴了，实在是情不自禁。他走到书房阳台前向外张望，那青年人骑上一辆八成新的富士牌自行车匆匆出了南湖小街。

梁父吟端详了一下奶瓶，从笔筒里拿起一把剪刀，撬开瓶盖，瓶盖胶皮垫里有一张折叠的纸，他打开来，上面有几个字：下午五点半图门发车，预计十点经停哈尔滨岭。喜色跃上梁父吟的脸，他刚仰起头来看天棚气窗，气窗里早已探出一个少女的头来，那是一个短发的浓眉大眼的脸孔，她急不可耐地伸手说：“来了吧？快！”

梁父吟举手递上字条说：“你倒急！发报吧。”气窗盖板拉严了，滴滴发报声传下来，梁父吟忙把唱片声放到最大。密报里的哈尔滨岭是一座高山，介于敦化和安图两县之间，山高林密，火车道逶迤爬上山巅，像在云端竖了梯子。抗联战士守候在山坡后林子里，有一根电线从厚雪里露出一端，连接在起爆器上，每人面前是几颗手榴弹，旁边还架着两门六零炮。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山下，那里是从山下蜿蜒而来的火车道——一座架在河上的铁桥。在铁路桥工字梁间，有一包炸药捆在那里。铁路线上的军警更加密集了，特别是铁路桥上下，更是戒备森严。这并不是抗联主力。主力部队正在摩天岭山路上，抗日联军一方面军正在山林中迂回。

方面军首长伊俊山骑马走在队伍中。侦察连长过来报告：“东边道野副昌德讨伐队大部分调往新京、敦化至图门一线去警卫铁道线，摩天岭只留半个联队防守。”伊俊山一笑：“日本鬼子挺听话呀！加快行军速度，向摩天岭挺进，打他个措手不及，来个全面开花！”

写完字，闲话几句，白浮白便来到一楼，走进关东军司令部一间休息厅，这里是军人等待司令官传见的场所，今天关了一屋子伪满高级官吏。傍晚时分，张景惠也从溥仪的同德殿赶回关东军司令部，不再起刺，老实地坐在硬木椅子上等茶水、等开晚饭。

待博役（茶房）上过茶下去，张景惠就又忍不住发牢骚说：“浮白呀，这叫什么事？这不是把咱们不当人看吗？连你我都不信任，太让人寒心了。”

白浮白却轻松自在地说道：“少安毋躁，留在关东军司令部里有吃有喝，又不担嫌疑，何乐而不为？也难怪日本人小心，去年日本总理大臣来满洲视察，知道的人有限，可还是走漏了风声，若不是他机警，临时改乘汽车去哈尔滨，那还有命吗？”

张景惠也承认：“地下反满抗日分子真是防不胜防。出了事，就要挨训，日本人骂他不忠，中国人骂他汉奸，真是像王八掉灶坑，憋气又窝火。”

白浮白笑道：“知足者常乐，总理大人是太要强了。”

张景惠喝着茶，反倒劝白浮白：“不能总是一味讨好他们。我当国务总理缺帮手，我们是同乡，喝一口井水长大的，人不亲土亲，你不能看我笑话。”可白浮白就是若即若离。

白浮白依然打哈哈说道：“你贵为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缺我这样一个捧场的？”

见附近没别人，张景惠小声诉苦：“当着真人不说假话，你心里明镜似的，我这总理大臣还不是个受气的小媳妇？在日本人跟前大气不敢出！”

白浮白说：“我知道张总理是个有良心的人，可惜我帮不上什么忙，有事尽管吩咐。”

张景惠也没什么大事求他，无非是想用用他的笔头子，说道：“我是个扛豆腐盘子出身的人，大老粗一个，笔下来可不得了，别叫日本人看不起咱中国人。”

白浮白见一个日本参谋走过身边，忙制止他说：“总理大人说对了，咱可不是中国人，而是满洲人。”

张景惠吓了一跳，待参谋官走远，呸了一口说。“这不是私下里嘛，”他四下望望小声说，“其实这里也不保险，谁知道他们安没安那玩意儿？”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他指的当然是窃听器。

白浮白笑了笑，扯到正题问：“天皇御弟这次来有何贵干？”

“这还用问？还不是为消灭山里抗联胡子的事！抗联人不多，却是拔不掉的眼中钉，满洲国有七十多万关东军，南洋战事吃紧，这次御弟来就是督办剿灭抗联的事。再说了，新京、哈尔滨的地下抗日不良分子也太邪乎了，东京那边有点坐不住了。”

白浮白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他说：“梅津美治郎大将的意思是要尽量风光，明天上午迎接的场面要热烈，不过人多了安全是个问题。”

严密的封锁、警戒，都无法缓解哈尔巴岭的厄运。乌云密布的天空中，伴着雪花的电波正传递着惊天动地的信息。

风雪夜，关东军的铁甲压道车开过来，探照灯的光柱扫射着积雪的路轨和枕木，雪花在光柱里跳舞。随后又是一辆摩托机车。五分钟后，才是绿色的专列隆隆驶来。压道车上桥过桥，安然无恙。专列喘着粗气、喷着白烟上了桥，也许天皇御弟还躺在柔软的寝台（卧铺）上做着美梦。就在这时，抗联战士拉响了导火索，随着天崩地裂一声巨响，专列土崩瓦解，铁皮、车窗和断腿残臂飞上了天，大桥上浓烟翻滚。

与此同时，摩天岭日军驻地的突袭开始了。军号声中，抗联军向日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势。爆炸声、火光一片，敌车站上机车、车辆起火，营房匆忙抗击的日本兵抵御不住抗联的攻势，节节败退，尸横遍野。

指挥官向野副昌德将军告急。铁路上，增援部队开着军列攻击而来。军列又被抗联埋伏部队迎头痛击，损失惨重。抗联缴获了大批战利品，不等增援日军上来，早带着战利品消失在茫茫雪原里。

梅津美治郎并不知道天大的祸事已发生在三百八十公里以外。第二天上午八点，预计专列抵达新京之前一小时，他下令把那些伪满官吏们带到火车站第一月台上。关东军和伪国兵两支军乐队排列成两个方阵，铜管乐器在冬日疲惫的阳光下闪着白光，乐队高奏日本国歌，日伪高官陆续到来。在欢迎队伍中就有白浮白，他不时地与日伪高官寒暄。

一辆高级卧车在护卫摩托的簇拥下开到站前，车上走出披军用披风的梅津美治郎，提前到达的张景惠趋前几步迎接，他说：“这寒冬腊月的，真不易呀，还把天皇陛下御弟惊动了，都是我们无能啊，让他老人家操心了。”

梅津美治郎哼哈哈大笑几声，向要员扫了几眼问：“怎么，你的皇上不想来吗？”

张景惠忙脸上堆笑地说：“那怎么会呢，我们皇上到东京去朝拜天皇陛下，天皇像对待兄弟一样，啊，不对，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亲，今几个天皇御弟来了，那不是亲叔叔上门来了吗？我们皇上岂有不来恭候之礼？马上就到，正摆驾呢。”

梅津美治郎满意地哼了一下，刚往贵宾室里走了几步，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脚步

匆急地走过来。他对梅津美治郎敬礼后，递上一份电报，并小声禀报了一个坏消息，刚刚收到来自间岛的密电，出大事了，专列被炸，天皇御弟也生死未卜……

白浮白看秦彦三郎的表情，早猜到发生了什么。他观察着梅津美治郎的表情。梅津美治郎的双手抖了一下，少顷，又有副参谋长来报，摩天岭告急，发现大股抗联红胡子，皇军虽英勇还击……

梅津美治郎震惊而恼怒地挥手，不准他说下去。他眯缝着眼睛看了一眼电报，又环顾一下聚焦在他脸上的众多目光，很快镇定下来，惊恐神色旋即不见。他不动声色地吩咐张景惠：“告诉溥仪，不用来了。”又提高嗓门对众人说，“刚才接到急电，天皇御弟在间岛省要多停留几天视察边防线，欢迎会改期。”人群骚动一阵，人流、车流逐渐散去。

梅津美治郎对秦彦三郎密嘱：“就说御弟改期来新京视察，要绝对封锁消息，你和副参谋长马上分头出发，火速赶到哈尔巴岭和摩天岭出事地点去。”

秦彦三郎敬礼后正要离去，梅津美治郎又打手势叫住了他，让他叫宪兵队、警务司、关东军情报部、警察总监，还有总务厅弘报处的长官马上到他的官邸去。说罢反身上了汽车，他的脸色已经相当难看了。秦彦三郎朝人群大步走去。

>>> 5 >>>

梅津美治郎的坐车行到大同路三中井百货店楼前，眼前突然一闪，出现了天女散花场面，有人正从楼顶大把大把地抛撒传单，连梅津美治郎的挡风玻璃前也堆积好几张。同时，街头出现了《满洲日报》号外。很多行人在检看号外、传单，开初还有顾虑，左顾右盼，后来便大大方方地捡起来细读，并交头接耳。

梅津美治郎向司机示意，司机并未停车，从车窗伸出手去，够到一张报纸、一张传单，一看报纸竟然是《满洲日报》号外，回头递给梅津美治郎。号外通栏大标题写着：

特大号新闻，日本天皇御弟在哈尔巴岭被炸身亡，罪有应得，大快人心

梅津美治郎下意识攥紧拳头，报纸皱成一团，少顷，他又松开手，把传单展开来，用手抚平，放到膝上，耐心观察着。

这时满大街响起了警车警笛的声音，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军警宪特齐出动，用扫帚扫传单，还在街口架上机枪，逼迫市民交出传单。街面的人纷纷走避，市民为尽快脱身，交出了报纸、传单，凡捡拾传单的，全被绑起来，推上了闷罐车（囚车）。另一伙宪兵则追赶撒传单者。好多人被殴打，一些穿学生装的人则被捉住押进汽车。

有一个身材苗条的女学生，一边往一条胡同里跑，一边还在抛撒传单。她叫陈菊荣，是新京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甩开了后面追赶的人，却被迎面堵截的日本兵逮了个正着，陈菊荣拼命挣扎，却毫无用处。

正在这时，一个戴礼帽、围长围巾、穿呢大衣的中年男子走过来，他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想替陈菊荣解围，就用日语对鬼子兵说：“请你们放开她。”

陈菊荣认出了他，感动得泪花直闪说：“西老师！”

鬼子岂能听他的。见他口气硬，毫无惧色，就打量着他，粗鲁地问他是什么人？

中年男子自报家门，是新京医科大学教员西江月，指着陈菊荣说，是他的学生。

一个日本兵说：“我不管你是西江的月亮还是东江的月亮，她是撒传单的反日分子。你少管闲事！”

说罢推搡着陈菊荣要走。

西江月突然拍拍大衣口袋说：“传单？我这里大大的有。”这话大出鬼子兵意料，都转过身来盯着西江月。

说时迟那时快，西江月装着去掏传单的样子，趁两个鬼子兵不注意，他把手伸进兜里掏了一把，原来是一把石灰，冲着两个鬼子一扬手，鬼子惨叫，忙去揉眼睛，石灰烧了眼睛，一时什么都看不清，嗷嗷直叫。西江月趁机拉着陈菊荣飞也似的逃走了。

回校路上，白月朗也捡了一张传单，好在没人看见，急忙掖进怀里。她回到新京医科大学宿舍，坐到她那贴着明星画片的床前，把一张报纸号外给同室的周晓云看，周晓云一看标题就吓了一跳说：“你怎么敢捡这个？快扔了！”

白月朗说：“看你吓的！你看一眼呐！”

周晓云这才细看，又害怕又兴奋：“传单上说的，能是真的吗？”

“不管真假总是大快人心。”白月朗接过传单，夹到一本《内科学》里。

“你还当宝贝留下来？快烧了。”说着就要划火柴。

白月朗是要留给同寝室的陈菊荣看看。周晓云倒觉得，陈菊荣一定早看过了。她不亲自去撒传单就算好的了。

说的也是。白月朗说：“套用日本人的说法，陈菊荣真的像是战时不良分子。”两人都笑了起来。

在她们为陈菊荣担心的时候，她已坐到了新京医科大学教员单身宿舍里。这是一栋平房，屋子里收拾得干净利落，书籍是主人的主要财产，但医学图书寥寥无几，倒是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居多。陈菊荣被西江月带到宿舍，他脱去大衣，忙着点炉子，先烧了

一壶水，对有点拘束的陈菊荣说：“坐呀，随便坐，我这里是同学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都不见外。”

陈菊荣被书橱里的书吸引了，她一边翻书一边随口说：“我喜欢西老师的诗。”

西江月抽着烟，笑着纠正她：“西江月只是我发表作品的笔名，我不姓西，不过，喊西老师也是一种独到的发明，随便喊好了。”

陈菊荣咯咯地笑起来。她有几分调皮地说：“那我就喊西老师了。”她随口背诵了几句诗，“太阳风把缜密的经纬线缠在多情女儿的心上，于是爱情的溪流汨汨地流淌……西老师，你的诗真有韵味，太浪漫了，好多同学都能背。”

西江月讲话的韵味也富有诗味，他称：“我的诗虽好，无奈人在炼狱，可惜无法浪漫。”

是不是指身为“亡国奴”呢？陈菊荣听了，为他的激进而激动，若有所思地望着他。西江月把大衣兜翻过来，打扫里边的石灰残渣。

陈菊荣说：“老师，我来吧。”她帮西江月打扫着，扑哧一声笑出来说，“老师，你上街怎么还揣一把石灰呀？把这么华贵的大衣都糟践了。”

西江月说：“这叫有备无患，若不是这包石灰粉，你现在还不得在宪兵队里坐老虎凳啊！”

陈菊荣不禁肃然起敬，正要说话，进来一群学生，有人一进门就嚷：“痛快，今天太解气了。”

陈菊荣发现，同学们一见她在，又都缄口不语了。显然她这个生人并不被激进青年们认同。不过陈菊荣很快认出了一个男同学叫张云峰，是药学系的，与她很熟，但这时也只是用眼神打了个招呼罢了。陈菊荣感受到了冷落，便对西江月说：“西老师，那我先走了。”

同学们都嘻嘻地笑了，有人学她的腔调说：“西老师，哈哈。”

西江月也不挽留，把她送到门口。陈菊荣逃也似的出了门。她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到新京医科大学。

学生宿舍里，白月朗和周晓云正在担心陈菊荣，陈菊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进来，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二人不觉拊掌大笑。

陈菊荣指着她们二人问：“你们笑什么？是不是说我坏话呢？”

白月朗说：“你听，她这人是心里有鬼呀？怎么时刻防备别人说自己坏话呢？”

白月朗说：“看你像是撒传单的反满抗日分子。”

陈菊荣哈哈笑道：“还真有谱。”接着她绘声绘色地把撒传单差点叫鬼子抓去，又被西江月老师的石灰粉救了一命的事说了一遍。

白月朗不解地问：“石灰粉？怎么又把西江月扯进去了？”

陈菊荣比画着说：“今儿个可够险的了。在三中井百货店前，我一见传单是骂鬼子的，我就来神了，主动帮人家撒传单，可后来叫鬼子追得无路可逃，幸好碰上了西江月，太神了，他大衣兜里装着石灰粉！他随手一扬，两个鬼子迷了眼，顿时成了瞎子，我们才溜之大吉。”白月朗听得目瞪口呆，怀疑她是瞎编的，上国高时，西江月也教过她国文课，他是那么有风度、有涵养的人，怎么会在大衣兜里装一把石灰？

周晓云说：“有一种例外……”她只说了半句话就打住了。陈菊荣似乎也被点拨清醒了，她也觉得有点像，说道：“若是那样，西江月就更是楷模，更让人崇拜了！”

周晓云哈哈笑了，白月朗也讥笑她成了崇拜狂：“你到底崇拜谁呀？梁父吟不是你的偶像吗？”

陈菊荣开玩笑地说：“梁父吟让给你了，我只崇拜西江月就够了。”

白月朗笑着说：“我可不掠人之美，都留给你一个人崇拜去吧。”

>>> 6 >>>

关东军司令官部西三楼会议厅内，铺有绿金丝绒台布的长桌两侧，坐满了日本情报部门的高官，其中有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宪兵特高课长岸信石斋、警务司长小岛四郎等，人人正襟危坐。小岛四郎最为不安，面如死灰的脸上透露着恐惧，事先梅津美治郎警告过他，他也立了军令状，可偏偏不长脸，就在天皇御弟身上出了事，梅津美治郎能放过他吗？

从走廊里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靴声，小岛四郎觉得皮靴尖利的刺马针一下下踩在他的心口上。皮靴声停顿了一下，卫兵拉开厚木门，梅津美治郎出现了，他似乎有意在门口有一个短暂的停留，似乎在显示他完美的权威。下属们一下起立，机械地一低头，没人敢正眼看他。

梅津美治郎走到桌子一端，他背后就是一面日本国旗。他没有坐，把白手套摘下来，朝桌上一扔，视线滑过每个人的脸，屋子里静得能听到每个人喘气的声音。

梅津美治郎压抑着声音说：“我特别想代表天皇给我的部下颁发勋章，而不是代天皇惩罚下属。不幸的是，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违心的事。”小岛四郎全身在发抖，几乎站不住了。

梅津美治郎的目光在他脸上定格了。他的语调开始变得平和：“小岛四郎对日本帝国开拓满洲有功，人们不会忘记你。但是功不能永远抵过。今天的事情还用再说吗？这是给天皇脸上抹黑！天皇御弟专车被炸，摩天岭日军仓库被抗联洗劫，几乎同时，新京特别市和哈尔滨特别市到处是有关此事的传单，配合得何其默契，反满抗日火焰何其嚣张！我该怎么办？可惜我有勋章却发不出去，不知该把它戴在哪一位胸前。”他那阴森森的目光再一次令在场者胆寒。

他对小岛四郎说：“小岛四郎是逃不脱责任的，我唯一能做的是不把你交到军法处，但愿你能洗刷自己，并可以挽回关东军的荣誉。”小岛四郎早已料到了这样的结局，梅津美治郎没说处死他，也没说出让他自裁。可小岛四郎觉得，他哪怕是轻轻吐出的一个字眼，都浸透了杀机。此时小岛四郎一点求生的欲望都没有。死，似乎是一种赎罪、一种解脱，一种光荣的选择。他迈开机械的步子向前几步，解下战刀，双手举起。梅津美治郎示意副官接过战刀，副官捧着战刀站在原地，似乎在等待什么。梅津美治郎声音低沉地说：“你的妻儿老小，会得到照料的。”小岛四郎心满意足了，放心了，可以轻松地去为大日本的荣誉自裁了。

小岛四郎又接回战刀，转身面对众军官悲怆地说：“各位，别以我为榜样，永别了！”说毕，双手握刀，高高举过头顶，用力刺向腹部。血呈扇面形喷溅而出，顺着护壁板的墙面往下流，接着是沉重的重物倒地声。

从门外进来一些士兵，用简易担架抬走小岛四郎，随后是水龙头拖入，片刻间冲干净了橡木地板和护壁板上的血迹。完全像事前有所准备一样，一切做得井井有条。军官们冷漠地看着这一切，似乎是观看清扫卫生一样。随后，梅津美治郎双手向下一压，自己首先落座，接着是一片挪椅子落座声。

张景惠公馆客厅里，气氛要轻松得多了。张景惠对来访的白浮白说：“真他妈邪了！里外开花，天皇御弟专车被炸，东边道摩天岭讨伐队大本营、军火库同时被攻破，是什么人走漏了消息呢？”

张景惠点着白浮白鼻子说：“真叫你蒙对了，小心不为过，你是一点嫌疑也沾不上啊，日满协和的楷模！”接着他很神秘地告诉白浮白，梅津美治郎都气昏了，要把小岛四郎正法呢，还扬言要掘地三尺，非挖出这个深藏的间谍不可。张景惠脑袋都想疼了，也想不出毛病出在哪里。